

ANNE'S HOUSE OF DREAMS

梦中小屋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刘能文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AUTHENTIC

红发安妮系列 ②

Goods

梦中小屋的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著
刘能文 /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中小屋的安妮 / (加)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
刘能文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6.8

(红发安妮系列)

ISBN 978-7-5411-4341-0

I. ①梦… II. ①露… ②刘…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5771号

MINOR FIONA MONTGOMERY

梦中小屋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刘能文 译

责任编辑 李淑云
封面绘图 江显英
封面设计 叶茂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汪平
责任印制 喻辉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341-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推荐序

寻访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 李文俊

1989年的6月，我寻访了一位女作家。这次走得还真够远的，一直去到大西洋西北角圣劳伦斯湾的一个海岛上。这一次我寻访的是加拿大儿童文学作家，《绿山墙的安妮》(*Anne of Green Gables*)一书的作者露西·莫德·蒙格玛丽(Lucy Maud Montgomery)。

我最早知道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是得自1986年我国某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渥太华来讯》里说：“加拿大青年导演凯文·沙利文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露西·莫德·蒙格玛丽的名著《绿山墙的安妮》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播放，收看人数达550万，超过了其他电视片。”报道里还提到：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发表于1908年，写的是一个孤女的故事。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

1988年的夏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绿山墙的安妮》一书的中译本，马爱农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我也曾注意过一些书评报刊，却从未见到有文章提到《绿山墙的安妮》的中译本，哪怕是一句。小安妮在中国的遭遇太可怜了。要知道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

而且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搬上舞台，又改编成音乐喜剧。我一直为安妮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平，正因如此，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我报了去蒙格玛丽故乡参观并写介绍文章的计划。

我动身之前仔细阅读了莫莉·吉伦(Mollie Gillen)所著的蒙格玛丽的传记《事物的轮子》(*The Wheel of Things*, 1976) 一书。下面的叙述基本上都取材于这部著作。

蒙格玛丽出生于1874年11月30日。她出生的地点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爱德华王子岛北部一个叫克利夫顿的小村子。她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在加拿大中部经商，母亲在小莫德出生21个月后就去世了。莫德只得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来到卡文迪许，这也是一个小村庄，离她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莫德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了她的一生，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这是与她在海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分不开的。这个小女孩在森林、牧场与沙滩间奔跑。美丽的景色也培养了她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母亲早逝，父亲经商在外，她没有兄弟姐妹，无疑有些孤独，她有时会对着碗柜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事。小莫德9岁时开始写诗，用的是外公邮务所里废弃的汇单。莫德15岁时写的一篇《马可·波罗号沉没记》在一次全加作文竞赛中得到三等奖。这是她根据亲眼所见的一次发生在海岛北岸的沉船事故写成的。1890年8月，莫德由外公带着来到父亲经商的艾伯特王子城。继母要她帮着带孩子。她不能上学，自然觉得很痛苦。但是她能通过写作把痛苦化解掉。她写了一首四行一节共三十九节的长诗，投稿后居然被一家报纸头版一整版登出来。当时她还不到16岁。她继续投稿，报纸上当时已称呼她为“lady writer”(女作家)

了。不久，她的短篇小说又在蒙特利尔得奖。1891年，父亲把她带回到故乡，此后，在父亲1900年去世前的几年里，父女很少见面。莫德幼年丧母，又得不到父亲的抚爱，她作品中经常出现孤儿形象与孤儿意识，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莫德回到爱德华王子岛后进了首府夏洛特敦的威尔士王子学院，1894年毕业，得到二级师范证书。在岛上教了一年书后，她又进了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胡西大学学文学。在大学念书时，她仍不断投稿。

1895年7月，莫德得到一级师范证书，她教了两年书。1898年3月，外祖父去世，莫德为了不使外祖母孤独地生活，回到故乡。从这时起除了当中不到一年在哈利法克斯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兼记者兼校对兼杂差，直到1911年外婆去世，她都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莫德都没有停止写作。她仍然不断向加、美各刊物投稿。有时，发表一首诗只拿到两元钱。

说起《绿山墙的安妮》之所以能写成，还得归功于莫德的记事本，她平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喜欢往本子上涂上几行。有一天她翻记事本，看到两行不知何时写下的字：“一对年老的夫妻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这两行字启发了她，使她开始写小孤女来到一个不想要她的陌生家庭的故事。莫德把“一对夫妻”改成“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的兄妹”，因为单身者脾气总是有点孤僻，这样，与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红头发、一脸雀斑的小姑娘之间的冲突就越发尖锐了。小说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的惊讶”，使读者莫不为小孤女的遭遇捏了一把汗。小安妮也确实因为性格直率、不肯让步与粗心大意吃了不少苦。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令

人宽慰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不能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嘛。

《绿山墙的安妮》在1908年出版，很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到9月中旬已经4版，月底6版。到1909年5月英国版也印行了15版。1914年，佩奇公司出了一种“普及版”，一次就印了15万册。以后的印数就难以统计了^①。

在这样的形势下，读者都想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出版社看准了“安妮系列”是一棵摇钱树，蒙格玛丽自然是欲罢不能了。其结果是她一共写了8部以安妮与其子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们按安妮一家生活的年代次序(而不是按出版次序)为：《绿山墙的安妮》(1908年出版，写安妮的童年)、《安维利镇的安妮》(1909，写安妮当小学教师)、《小岛上的安妮》(1915，写安妮在学院里的进修生活)、《白杨山庄的安妮》(1936，写安妮当校长时与男友书信往来)、《梦中小屋的安妮》(1918，写她的婚姻与生第一个孩子)、《壁炉山庄的安妮》(1939，写她又生了五个孩子)、《彩虹幽谷》(1919，孩子们长大的情景)、《壁炉山庄的里拉》(1921，写安妮的女儿，当时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创作方式自然会使真正的艺术家感到难以忍受。出了第一部“安妮”之后莫德就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这样下去，他们要让我写她怎样念完大学了。这个主意使我倒胃口。我感到自己很像东方故事里的那个魔术师，他把那个‘精怪’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之后反倒成了它的奴隶。要是我今后的岁月真的被捆绑在安妮的车轮上，那我会因为‘创造’出她而痛悔不已的。”

尽管莫德自己这样说，她的“安妮系列”后几部都还是有

① 笔者本人就见过中国出版的一种“海盗”影印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从版式、纸张、封面推测，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印制的。

可取之处，其中以《小岛上的安妮》更为出色。作者笔下对大自然景色的诗意描写，对乡村淳朴生活的刻画，对少女的纯洁心态的摹写，还有那幽默的文笔，似乎能超越时空博得大半个世纪以来各个阶层各种年龄读者的欢心。这样的—个女作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哲人与思想家，而像是读者们自己的姑姑、姐妹或是侄女甥女。给莫德写信的除了世界各地的小姑娘之外，还有小男孩与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海员，也有传教士。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一位加拿大评论家在探讨“安妮”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英语国家的人民喜欢小姑娘。不说英语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在生活与艺术中对天真幼稚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率直的天真，不扭扭捏捏的天真，却又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了。凡人都有天真的阶段，当他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莫不希望早日脱离，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一旦走出天真，离天真日益遥远，反倒越来越留恋天真，渴求天真，仰慕天真了。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连城府极深的政坛老手也希望能有几分钟让自己的灵魂放松放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71岁的马克·吐温给34岁的莫德写去了那样的一封信“读者来信”？

美学家们对这样的现象可能早已有极为透彻的论述，还是让我回到莫德生平上来吧。她的外祖母于1911年逝世，莫德不愿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搬到几英里外另一个村子去与亲戚一起住，不久便与埃温·麦克唐纳牧师结婚。他们恋爱已有8年，订婚也已有5年了。婚后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她生了三个儿子，活下来两个)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一切“社会工作”。

除了8本“安妮系列”之外，莫德还写了自传性很强的“艾米莉”三部曲。当然，还有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诗歌、自传之类的作品。莫德是1942年4月24日去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把她的遗体送回到卡文迪许小小的公墓，她的墓碑与如今已成为“蒙格玛丽博物馆”的“绿山墙房子”遥遥相望。

此后便是我去“绿山墙的房子”朝圣的日子了。

“绿山墙的房子”不算大，呈曲尺形，两层，每层也就有四五个房间。我们听完讲解员的话便拾级而上，到楼上去看“小安妮的卧室”。房间里沿墙放着一张硬板床，旁边是一只茶几。

莫德就葬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小说里写到的“情人巷”“闪光的湖”和“闹鬼的林子”也都在附近。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印象的。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细雨，步行了几英里去看爱德华王子岛大学。校园的气氛有点像旧时上海的沪江大学或圣约翰大学。我在楼里楼外漫步了近1小时，几乎没有见到一个人，似乎是苍天有意安排，让我可以独自与莫德的幽灵相处，细细体味一个未踏进社会的女学生的多彩幻想与美丽憧憬。

我在岛上住了3夜之后按原定日程经由哈利法克斯飞往多伦多。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未能看到音乐剧《绿山墙的安妮》，它要到7月才开始上演。

目录

在绿山墙的阁楼中	001
梦中小屋	007
梦想成真	013
绿山墙的第一位新娘	022
到家了	026
吉姆船长	030
教师的新娘	037
科尼莉娅·布朗特小姐前来拜访	048
四风港的一夜	062
莱丝丽·摩尔	075
莱丝丽·摩尔的故事	084
莱丝丽来访	096
一个幽灵出没的晚上	100
十一月的日子里	105
在四风港过圣诞节	109
灯塔的除夕之夜	118
四风港的冬天	124
春天	131

黎明和黄昏	140
消失的玛格丽特	147
隔阂消除了	151
科尼莉娅小姐的安排	160
欧文·福德来了	167
吉姆船长的“人生录”	173
“人生录”的创作	181
欧文·福德的告白	185
在沙洲上	191
零星琐事	198
吉尔伯特和安妮的争执	206
莱丝丽的抉择	214
真相大白	221
和科尼莉娅小姐谈论来龙去脉	226
莱丝丽回家了	231
梦中小船驶入港湾	237
四风港的政治	243
美丽绽放	251
科尼莉娅小姐的惊人决定	260
红玫瑰	265
吉姆船长起航	271
告别梦中小屋	275

在绿山墙的阁楼中

“谢天谢地，我跟几何学再也不会有什么关系了，再也不用学它，也不用教它了。”安妮·雪莉庆幸地感叹道，把那册有些破旧的《欧几里得》猛地扔进大书箱里，如释重负地砰的一声关上箱子，一屁股坐上去，然后用她那双如晨幕般的灰色眼睛，看着坐在绿山墙阁楼一角的戴安娜·莱特。

和所有阁楼一样，绿山墙的阁楼阴凉而舒适，总能激发人的无穷遐思。安妮坐在窗台上，透过敞开的窗户，让八月午后暖洋洋的、香甜的风吹拂过来。屋外，白杨的树枝在风中摇曳，沙沙作响。白杨后面那一片森林里，“情人之路”蜿蜒而去，舒展着它被施了魔法的小路，老苹果园挂着玫瑰色的累累果实。在更远处，在南方湛蓝天空和雪白云朵的映衬下，连绵不绝的群山显得妩媚多姿。透过另一扇窗户，可以眺望远处美丽的圣劳伦斯海湾，白色的浮沫像是给蓝色海洋挂上一串项链，亚贝格维特——这个如此温柔、香甜的印第安名字如今已被一个平淡无奇的名字所代替——爱德华王子岛。

戴安娜·莱特，距离我们上次见到她时已经有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她变得越来越成熟，已经有着沉稳主妇模样了。不过

她的眼睛依然黑亮，双颊依然红润，酒窝依然迷人，和多年前相比并没显著变化——那时候，她和安妮·雪莉在果园坡的花园里发誓要忠于友谊。她的臂弯里抱着一个正在熟睡的黑色鬈发的小人儿，在过去两年的快乐时光里，这个名叫“小安妮·凯迪莉娅”的小孩可以说是人人皆知。为什么戴安娜要给她起名叫“安妮”，安维利的人个个心知肚明，但至于为什么叫“凯迪莉娅”，人们便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无论是莱特家还是巴里家从来没有一个人与“凯迪莉娅”有任何关系。哈蒙·安德鲁斯太太说，她猜这个名字一定是戴安娜从一些无聊的小说中找来的，她真不敢相信弗雷德会允许她这么放肆。但是戴安娜和安妮相视一笑，她们当然清楚“小安妮·凯迪莉娅”这个名字的由来。

“你总是讨厌几何学，”想起往事，戴安娜不禁莞尔一笑，“无论如何，我还是认为你的确喜欢教书。”

“哦，我的确喜欢教书，但要除了几何学。过去三年在萨默塞镇的经历非常愉快。哈蒙·安德鲁斯太太告诉我说，家庭生活并不如我所期望的那样美好，它比教书好不了多少。很明显，哈蒙·安德鲁斯太太秉持哈姆雷特的观点，认为与其奔向未知的事物，不如忍受眼前的疾苦。”

安妮的笑声穿过阁楼在绿山墙回响，有着一股难以抗拒的魅力，而且笑声显得越发甜美成熟。玛莉拉正在楼下的厨房里忙着搅拌李子酱，听到她的笑声，不由得露出了微笑，随后感叹道，在以后的岁月里，绿山墙这种可爱的笑声会越来越少。当她得知安妮要和吉尔伯特结婚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然而，每个快乐必定伴有小小的忧伤。她想，在萨默塞教书的三年里，安妮还可以时常回家度假期和周末。但是，等她结婚后，只能期待她

一年两次来拜访了。

“你没必要为安德鲁斯太太的话烦恼，”戴安娜以她四年的主妇经验平静地告诉安妮，“当然，婚姻生活有它的起起落落，你不可能期待每件事都称心如意。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安妮，只要你是和一个正确的男人结婚，你就拥有快乐的生活。”

安妮强忍住笑，戴安娜那副经验十足的样儿总是让她忍俊不禁。

“我敢说，等我结婚四年后，我也会摆出这副模样的。”她想，“不过，我的幽默感应该可以使我免受影响。”

“你们住的地方定下来了吗？”戴安娜问。她抱着小安妮·凯迪莉娅的手势是无法仿效的。她身上散发的那种母爱总是能穿透安妮的心，点燃不可描摹的甜蜜梦想与希望，引起她心灵的一阵战抖，一半是纯粹的快乐，一半是奇怪而轻微的痛楚。

“是的。这正是我今天打电话叫你来的原因。顺便说一说，我还是不能相信安维利有电话这回事。对于这个亲切、悠闲的古老地方，电话实在是现代得不合情理。”

“我们应该为此感谢安维利乡村促进会。”戴安娜说，“要不是他们不怕麻烦，坚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们永远都无法通电话。虽然被泼的冷水足以使任何团体泄气，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安妮，你创办的这个协会，为安维利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我们在协会中获得了多少乐趣！你还记得蓝色的会堂和贾德森·帕克想在他的围墙上漆上药品广告的事吗？”

“在电话这件事上，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真心诚意地感激乡村促进会。”安妮说，“噢，我知道那是挺方便的——比我们过去用烛光作为信号方便多了！正如林德太太所言：‘安维利

一定要跟上潮流，就那么回事。’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好像并不希望安维利被这些东西破坏掉，哈里森先生把这些东西诙谐地称为‘现代化的麻烦’，我宁愿安维利永远保持它过去那可爱的样子。这种想法很愚蠢，让人多愁善感，而且很不现实。因此我应该马上变得明智一些，实际一些。而电话，正如哈里森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好事的克星’——甚至你也知道，或许有六七个无聊的人正在线上偷听通话呢。”

“它最不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戴安娜叹息说，“每当你打电话给别人时，总能时不时听到电话听筒被人拿起来的声音，这实在让人恼火。他们说哈蒙·安德鲁斯太太坚持要把他们家的电话安装在厨房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电话响起，她都可以边听电话边做晚餐。今天你打电话给我时，我明显听到派伊家那只奇怪的时钟发出的敲打声，因此不用想我也知道是杰西或格蒂在偷听我们的对话。”

“哦，所以你在电话里才问我，‘绿山墙是不是买了一只新的时钟？’我当时还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呢。你在电话里一讲完话，我就听到一声可疑的咔嗒声，我猜一定是派伊家的粗鲁地放下了听筒。好了，别说派伊家了，正如林德太太说的那样，‘派伊家的人总是派伊那样，直到世界末日都还是派伊那副德行，阿门’。我想说点愉快的，我已经决定好把新家安在哪儿了。”

“哦，安妮，在哪儿？我多么希望就在这附近啊。”

“不——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在这里。吉尔伯特将在四风港安顿——离这里有一百公里。”

“一百！感觉好像有一千公里。”戴安娜哀叹道，“现在我出门，最远就只能去夏洛特敦。”

“你一定要到四风港去看看。那是爱德华王子岛最美丽的港口。在它的尽头，有一个被称为圣玛丽溪谷村的小村庄，大卫·布里兹医生在那里从医已经五十年了。你知道，他是吉尔伯特的叔公。他快要退休了，吉尔伯特将去接替他的工作。不过，布里兹医生要留着他的房子，因此我们必须另找住所。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新住所在哪儿，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有一间想象的梦中小屋——一间小巧温馨的西班牙城堡。”

“那你们蜜月旅行打算去哪儿？”戴安娜问。

“哪儿也不去。亲爱的戴安娜，别做出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你看起来就像哈蒙·安德鲁斯太太。她无疑将会纡尊降贵地评论说，‘负担不起婚礼花销就别打肿脸充胖子，最好还是要现实些’，然后她就会向我炫耀，简的蜜月旅行去了欧洲。我想在四风港我亲爱的梦中小屋里度过我的蜜月。”

“你真的决定不要伴娘吗？”

“事实是，我已经没有任何伴娘了。你、菲尔、普里西拉和简全都赶在我的前面结婚了，而斯特拉又在温哥华教书。我没有其他‘灵魂的知音’了，而且我绝不会让一个不是‘灵魂的知音’的人来当我的伴娘。”

“但是你肯定会戴面纱的，对吧？”戴安娜焦急地问。

“是的，正是如此。如果没有面纱，我会觉得自己不像一位新娘。我还记得当年马修把我带到绿山墙的那个晚上，我曾经告诉马修，我从未期望过要当新娘，因为我太难看了，没人愿意娶我的——除非是外国传教士。我那时认为，如果外国传教士想讨一个妻子，和他一起去食人族生活，他应该不会在乎她的容貌。你真应该见见和普里西拉结婚的那个外国传教士，他正是我们曾

经梦想过的白马王子，英俊得不可思议，戴安娜，他是我见过的最会打扮的男人，而且他真是一个幸福的男人啊，竟然娶到了普里西拉这位温柔的金发美女。不过，在日本并没有食人族啊。”

“无论如何，你的结婚礼服真的很梦幻啊！”戴安娜兴高采烈地感叹说，“你穿起来就像一位高贵的皇后——你是那样的高挑苗条。你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安妮？我比过去胖多了——很快就没有腰身了。”

“胖和瘦似乎是天生注定的。”安妮说，“无论如何，哈蒙·安德鲁斯太太都不会像说我那样来说你，当我从萨默塞回家的时候，她对我说：‘很好，安妮，你还是和过去一样皮包骨似的。’‘苗条’这个词听起来相当浪漫，但是‘皮包骨’听起来就让人太不是滋味了。”

“哈蒙·安德鲁斯太太一直在谈论你的嫁妆。她承认你的嫁妆和简的一样好，虽然她说简嫁给了一个百万富翁，而你却嫁给了个一文不名的年轻穷医生。”

安妮笑了。

“我的裙子的确很美。我喜欢漂亮的东西。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件漂亮裙子，那是一件棕色的灯笼袖裙，马修为了让我参加学校的音乐会特意送给我的。在那之前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丑陋。对我来说，那天晚上，我好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正是那个夜晚，吉尔伯特在台上朗诵《莱茵河上的狂欢》，当他念到‘还有另一位，但她不是姐妹’时，一直入迷地看着你。当他把你的粉色薄纱玫瑰摘下来插入他胸前的口袋时，你气得暴跳如雷！你那时候一定不会想到日后竟会成为他的新娘。”

“哦，那正是命中注定的一个序曲呢。”安妮笑着走下楼梯。